

第十册

新語
淮南子
法言

諸子集成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新語
淮南子
法言

諸子集成

第十冊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陸 賈 撰

新

語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四月

新刊新語序

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。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。首之以儒家者流。稱其出於司徒之官。游文於六經之中。留意於仁義之際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。雖未必盡然。要亦有近似者矣。書凡五十三家。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。予讀其書。信固之知言。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。遷傳賈拜大中大夫。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。乃公居馬上得之。安事詩書。賈曰。馬上得之。寧可以馬上治乎。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。文武並用。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。秦任刑法不變。卒滅趙氏。鄉使秦以并天下。行仁義。法先聖。陛下安得而有之。帝有慙色。謂賈曰。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。吾所以得之者。及古成敗之國。賈凡著十二篇。今其書不下數千言。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。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。序事覈而明可指也。然遷尙豪俠。喜縱橫。而稱其固辨士。固稍知重儒術。既列其書於儒。又贊其身名俱榮。爲優於酈婁建通輩。賈亦有以自致之哉。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。必不能掩矣。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。及秦雖行仁義。不可及者。秦漢辨士。豈足及此。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。其書亦不復見此論。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。若其兩使南粵。調和平勃以平諸呂。自爲大有功於漢。其識見議論。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。而一時射利賈友探芝綿蕞之徒。亦豈可企哉。其書所論

亦正。且多崇儉尙靜等語。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。但無段落條理。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。自是當時急於論事。動人主聽。不暇精擇渾融。觀遷謂其每奏一篇。帝輒稱善。其稱新語。又出於他人。可見其隨時論奏。非若後世之著述。次第成一家言也。其所分篇目。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。撮其旨意奏之者。必非其所自定。然其言既與遷傳合。而篇次至于今不訛。且雄偉粗壯。漢中葉以來所不及。其爲真本無疑。秦漢之書。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。良亦鮮哉。方今承平既久。文章熾興。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。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。然辨鑒未精。以僞爲真。則害道壞教。亦有之矣。予竊病焉。適過桐鄉。訪宗合族。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。是書見畧。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。履樸守謙。而敏於政事。今觀是。益可見其見之明。而擇之精也。樂書諸其首。君名廷梧。字仲陽。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。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。

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。

新語目次

道基第一	一
術事第二	四
輔政第三	五
無爲第四	六
辨惑第五	七
慎微第六	一〇
資質第七	一一
至德第八	一三
懷慮第九	一五
本行第十	一六
明誠第十一	一八
思務第十二	一九

新語

漢中大夫陸 賈撰

道基第一

傳曰。天生萬物。以地養之。聖人成之。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。故曰張日月。列星辰。序四時。調陰陽。布氣治性。次置五行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陽生雷電。陰成雪霜。養育群生。一茂一亡。潤之以風雨。曝之以日光。溫之以節氣。降之以殞霜。位之以衆星。制之以斗衡。苞之以六合。羅之以紀綱。改之以災變。告之以禎祥。動之以生殺。悟之以文章。故在天者可見。在地者可量。在物者可紀。在人者可相。故地封五藏。畫四瀆。規滄澤。通水泉。樹物養類。苞殖萬根。暴形養精。以立群生。不違天時。不奪物性。不藏其情。不匿其詐。故知天者仰觀天文。知地者俯察地理。跂行喘息。蜎飛蠕動之類。水生陸行。根著葉長之屬。爲寧其心而安其性。蓋天地相承。氣感相應而成者也。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。俯察地理。圖書乾坤。以定人道。民始開悟。知有父子之親。君臣之義。夫婦之道。長幼之序。於是百官立。王道乃生。民人食肉飲血。衣皮毛。至於神農。以爲行蟲走獸。難以養民。乃求可食之物。嘗百草之實。察酸苦之味。教民食五穀。天下人民。野居穴處。未有室屋。則與禽獸同域。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。築作宮室。上棟下宇。以避風雨。民知室居。食穀而未知功力。於是后稷乃列封疆。畫畔界。以分土地之所宜。闢土殖穀。

以用養民。種桑麻。致絲枲。以蔽形體。當斯之時。四瀆未通。洪水爲害。禹乃決江疏河。通之四瀆。致之於海。大小相引。高下相受。百川順流。各歸其所。然後人民得去高險。處平土。川谷交錯。風化未通。九洲絕隔。未有舟車之用。以濟深致遠。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。因直爲轅。駕馬服牛。浮舟杖楫。以代人力。鑠金鑠木。分苞燒殖。以備器械。於是民知輕重。好利惡難。避勞就逸。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。懸賞設罰。異是非。明好惡。檢奸邪。消佚亂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。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。以正上下之儀。明父子之禮。君臣之義。使強不凌弱。衆不暴寡。弃貪鄙之心。與清潔之行。禮義獨行。綱紀不立。後世衰廢。於是後聖乃定五經。明大藝。承天統地。窮事缺一字微。原情立本。以緒人倫。宗諸天地。缺一字脩篇章。垂諸來世。被諸鳥獸。以匡衰亂。天人合策。原道悉備。智者達其心。百工窮其巧。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。設鐘鼓歌舞之樂。以節奢侈。正風俗。通文雅。後世淫邪。增之以鄭衛之音。民弃本趨末。伎巧橫出。用意各殊。則加雕文刻鏤。傳致膠漆。丹青玄黃。琦瑋之色。以窮耳目之好。極工匠之巧。夫驢騾駱駝犀象瑋瑁琥珀珊瑚。翠羽珠玉。山生水藏。擇地而居。潔清明。朗潤澤。而濡磨而不磷。涅而不淄。天氣所生。神靈所治。幽閒清淨。與神浮沉。莫之効力爲用。盡情爲器。故曰聖人成之。所以能統物通變。洽情性。顯仁義也。夫人者。寬博浩大。恢廓密微。附遠寧近。懷來萬邦。故聖人懷仁仗義。分明纖微。付度天地。危而不傾。佚而不亂者。仁義之所治也。行之於親近。而疎遠悅脩之於閭門之內。而

名譽馳於外。故仁無隱而不著。無幽而不彰者。虞舜蒸蒸於父母。光耀於天地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。功美垂於萬代。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。累世享千乘之爵。知伯仗威任力。兼三晉而亡。是以君子握道而治。缺一字德而行。席仁而坐。杖義而彊。虛無寂寞。通動無量。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。以圓制規。以矩立方。聖人王世。賢者建功。湯舉伊尹。周任呂望。行合天地。德配陰陽。承天誅惡。尅暴除殃。將氣養物。明缺一字設光耳。聽入極目。觀四方。忠進讒退。直立邪亡。道行姦止。不得兩張。缺一字本理杜漸消萌。夫謀事不並。仁義者後必敗。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。故聖人防亂以經藝。工正曲以準繩。德盛者威廣。力盛者竊衆。齊桓公尙德以霸。秦二世尙刑而亡。故虐行則怨積。德布則功興。百姓以德附。骨肉以仁親。夫婦以義合。朋友以義信。君臣以義序。百官以義承。會閔以仁成大孝。伯姬以義建至貞。守國者以仁堅固。佐君者以義不傾。君以仁治。臣以義平。鄉黨以仁恂恂。朝廷以義便便。美女以貞顯其行。烈士以義彰其名。陽氣以仁生。陰節以義降。鹿鳴以仁求其群。闕雉以義鳴其雄。春秋以仁敘九族。君臣以義制忠禮。以仁盡乾坤以仁和合人卦。以義相承。書以仁敘九族。君臣以義制忠禮。以仁盡節樂。以禮升降。仁者道之紀。義者聖之學。學之者明。失之者昏。背之者亡。陳力就列。以義建功。師旅行陣。德仁爲固。仗義而彊。調氣養性。仁者壽長。美才次德。義者行方。君子以義相褒。小人以利相欺。愚者以力相亂。賢者以義相治。穀梁傳曰。仁者以治親。義者以利尊。萬世不亂。仁義之所治也。

術事第二

善言古者。合之於今。能術遠者。考之於近。故說事者。上陳五帝之功。而思之于身。下列桀紂之敗。而戒之于己。則德可以配日月。行可以合神靈。登高及遠。達幽洞冥。聽之無聲。視之無形。世人莫覩其光。莫知其情。校脩五經之本末。道德之真偽。既缺一字。其意而不見其人。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。爲重。以今之作。者爲輕。淡於所見。甘於所聞。惑於外貌。失於中情。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。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。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。故舜弃黃金於嶠崑之山。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。將以杜淫邪之欲。絕琦瑋之情。道近不必出於久遠。取其至要而有成。春秋上不及五帝。下不至三王。述齊桓晉文之小善。魯之十二公。至今之爲政。足以知成敗之効。何必於三王。故古人之所行者。亦與今世同。立事者不離道德。調絃者不失宮商。天道調四時。人道治五常。周公與堯舜合符瑞。二世與桀紂同禍殃。文王生於東夷。大禹出於西羌。世殊而地絕。法合而度同。故聖賢與道合。愚者與禍同。懷德者應以福。挾惡者報以凶。德薄者位危。去道者身亡。萬世不易法。古今同紀綱。故良馬非獨騏驎。利劍非唯干將。美女非獨西施。忠臣非獨呂望。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。有劍而無砥礪之功。有女而無芳澤之飾。有士而不遭文王。道術蓄積而不舒。美玉韞匱而深藏。故懷道者須世。抱機者待工。道爲智者識。馬爲御者良。賢爲聖者用。辯爲智者通。書爲曉者

傳事爲見者明。故制事者因其則。服藥者因其良。書不必起仲尼之門。藥不必出扁鵲之方。合之者善。可以爲法。因世而權行。故性藏於人。則氣達於天。纖微浩大。下學上達。事以類相從。聲以音相應。道唱而德和。仁立而義興。王者行之於朝。正夫行之於田。治末者調其本。端影者正其形。養其根者則枝葉茂。志氣調者即道冲。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。治影者不可忘其容。上明而下清。君聖而臣忠。或圖遠而失近。或道塞而路窮。季孫貪顯與之地。而變起於蕭牆之內。夫進取者。不可不顧難。謀事者。不可不盡忠。故形立則德散。倂用則忠亡。詩云。式訛爾心。以蓄萬邦。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。國治。此之謂也。

輔政第三

夫居高者。自處不可以不安。履危者。任杖不可以不固。自處不安則墜。任杖不固則仆。是以聖人居高處上。則以仁義爲巢。乘危履傾。則以賢聖爲杖。故高而不墜。危而不仆者。堯以仁義爲巢。舜以禹稷契爲杖。故高而益安。動而益固。然處高之安。乘克讓之敬。德配天地。光被四表。功垂於無窮。名傳於不朽。蓋自處得其巢。任杖得其材也。秦以刑罰爲巢。故有覆巢破卵之患。以趙高李斯爲杖。故有傾仆跌傷之禍。何哉。所任非也。故杖聖者。帝。杖賢者。王。杖仁者。霸。杖義者。強。杖讒者。滅。杖賊者。亡。故懷剛者久而缺。持柔者久而長。躁疾者爲厥速。遲重者爲常存。尙勇者爲悔近。溫厚者行

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。柔懦者制剛強。小慧者不可以禦大。小辯者不可以說衆。商賈巧爲販賣之利。而屈爲貞良。邪臣好爲詐僞。自媚飾非。而不能爲公方。藏其端巧。逃其事功。故智者之所短。不如愚者之所長。文公種米。曾子駕羊。相士不熟。信邪失方。察察者有所不見。恢恢者何所不容。朴直質者近忠。便巧者近亡。君子遠熒熒之色。放錚錚之聲。絕恬美之味。疎啗囁之情。天道以大制小。以重顯輕。以小治大。亂度千貞。讒夫似賢。美言似信。聽之者惑。觀之者冥。故蘇秦尊於諸侯。商鞅顯於西秦。世無賢智之君。孰能別其形。故堯放驩兜。仲尼誅少正卯。甘言之所嘉。缺一字不爲之傾。惟堯知其實。仲尼見其情。故千聖王者誅。獨賢君者刑。遭凡王者貴。觸亂世者榮。鄭僑亡齊而歸魯。齊有九合之名。而魯有乾時之恥。夫據千乘之國。而信讒佞之計。未有不亡者也。故詩云。讒人罔極。交亂四國。衆邪合黨。以回人君。邦危民亡。不亦宜乎。

無爲第四

夫道莫大於無爲。行莫大於謹敬。何以言之。昔虞舜治天下。彈五絃之琴。歌南風之詩。寂若無治國之意。漠若無憂民之心。然天下治。周公制作禮樂。郊天地。望山川。師旅不設。刑格法懸。而四海之內。奉供來臻。越裳之君。重譯來朝。故無爲也。有誤乃無爲也。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。以斂姦邪。築長城於戎境。以備胡越。征大吞小。威震天下。將帥橫行。以服外國。蒙恬

討亂於外。李斯治法於內。事逾煩。天下逾亂。法逾滋。而姦逾熾。兵馬益設。而敵人逾多。秦非不欲爲治。然失之者。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。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。行中和以統遠。民畏其威而從其化。懷其德而歸其境。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。民不罰而畏罪。不賞而歡悅。漸漬於道德。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。夫法令者所以誅惡。非所以勸善。故曾閔之孝。夷齊之廉。豈畏死而爲之哉。教化使然也。故近河之地濕。近山之土燥。以類相及也。故山川出雲雨。丘阜生^{缺一字}氣。四瀆東流。百川無不從。小者從大。少者從多。夫王者之都。南面之君。臣姓之所取法。^{缺二字}舉措動作。不可失法則也。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。出居於鄭。而下多叛其親。秦始皇驕奢靡麗。好作高臺榭廣宮室。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。莫不倣之。設房闔。備廐庫。繕雕琢刻畫之好。博玄黃琦瑋之色。以亂制度。齊桓公好婦人之色。妻姑姊妹。而國中多淫於骨肉。楚平王奢侈縱恣。不能制下。檢民以德。增駕百馬而行。欲令天下人餒。財富利明不可及。於是楚國逾奢。君臣無別。故上之化下。猶風之靡草也。王者尙武於朝。^{缺一字}農夫繕甲於田。故君之御下。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。驕淫者則統之以理。未有上仁而下殘。上義而下爭者也。孔子曰。移風易俗。豈家至之哉。先之於身而已矣。

辨惑第五

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。或不善而稱善者何。視之者謬。而論之者誤也。故行或合於世。或順於耳。斯乃阿上之意。從上之旨。操直而乖方。懷曲而合邪。因其剛柔之勢。爲作縱橫之術。故無忤逆之言。無不合之義者。昔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飢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曰。盍徹乎。蓋損上而歸之於下。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。遂逆而不用也。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。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。爲益國之義哉。夫君子直道而行。知必屈辱而不避也。故行不敢苟合。言不爲苟容。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。雖言不用於國家。而舉措之言可法也。故殊於世俗。則身孤於士衆。夫邪曲之相銜。枉撓之相借。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。諂佞之相扶。讒口之相譽。無高而不可上。無深而不可往者。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。夫衆口之毀譽。浮石沉木。群邪所抑。以直爲曲。視之不察。以白爲黑。夫曲直之異形。白黑之異色。乃天下之易見也。然自謬也。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。衆邪誤之矣。至如秦二世之時。趙高駕鹿而從行。王曰。丞相何爲駕鹿。高曰。馬也。王曰。丞相誤也。以鹿爲馬。高曰。陛下以臣言不然。願問群臣。臣半言鹿。半言馬。當此之時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。夫馬鹿之異形。衆人所知也。然不能分別是非也。況於闇昧之事乎。易曰。二人同心。其義斷金。群黨合意。以傾一君。孰不移哉。昔人有與會子同姓亦名參。有人告其母。參殺人。母織如故。有人復來告。如是者三。會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。會子之母。非不知子不殺人也。言之者衆。夫流言之並至。雖眞聖不敢自安。況凡人

乎。魯定公之時。與齊侯會於夾谷。孔子行相事。兩君升壇。兩相處下而相欲揖。君臣之禮。濟濟備焉。齊人鼓噪而起。欲執魯公。孔子歷階而上。不盡一等而立。謂齊侯曰。兩君合好。以禮相率。以樂相化。臣聞嘉樂不野合。犧象之薦不下堂。夷狄之民何求爲。命司馬請止之。定公曰。諾。齊侯遂巡而避席曰。寡人之過。退而自責。大夫罷會。齊人使優旃儻於魯公之幕下。傲戲。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。孔子嘆曰。君辱臣當死。使司馬行法斬焉。首足異河而出。於是齊人懼然而恐。君臣易操。不安其故行。乃歸魯四邑之侵地。終無乘魯之心。隣缺一字振動。人懷嚮魯之意。強國驕君。莫不恐懼。邪臣佞人。變行易慮。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。而定公拘於三家。陷於衆口。不能卒用孔子者。內無獨見之明。外惑邪臣之黨。以弱其國而亡其身。權歸於三家。邑土單於疆。齊夫用人若彼。失人若此。然定公不覺悟。信季孫之計。背貞臣之策。以獲拘弱之名。而喪丘山之功。不亦惑乎。故邪臣之蔽賢。猶浮雲之蔽日月也。非得神靈之化。罷雲霧翳。令歸山海。然後乃得覩其光明。暴天下之濡濕。照四方之晦冥。今上無明王聖主。下無貞正諸侯。誅鋤姦臣賊子之黨。解釋疑結。糾繆之結。然後忠良方直之人。則得容於世。而施於政。故孔子遭君暗臣亂。衆邪在位。政道隔於王家。仁義閉於公門。故作公陵之歌。傷無權力於世。大化絕而不通。道德施而不用。故曰無如之何者。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夫言道因權而立。德因勢而行。不在其位者。則無以齊其政。不操其柄者。則無以制其剛。詩云。有斧有柯。言何以治之也。

慎微第六

夫建大功於天下者。必先脩於閭門之內。垂大名於萬世者。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。是以伊尹負鼎。屈於有莘之野。修達德於草廬之下。躬執農夫之作。意懷帝王之道。身在衡門之裏。志圖八極之表。故釋負鼎之志。爲天子之佐。剋夏立商。誅逆征暴。除天下之患。辟殘賊之類。然後海內治。百姓寧。曾子孝於父母。昏定晨省。調寒溫。適輕重。勉之於糜粥之間。行之於衽席之上。而德美重於後世。此二者。修之於內。著之於外。行之於小。顯之於大。顏回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在陋巷之中。人不堪其憂。而回不改其樂。禮以行之。遜以出之。夫力學而誦詩書。凡人所能爲也。若欲移江河。動太山。故人力所不能也。如調心在己。背惡向善。不貪於財。不苟於利。分財取寬。服事取勞。此天下易知之道。易行之事也。豈有難哉。若造父之御馬。羿之用弩。則所謂難也。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。故不知以爲善也。絕氣力尙德也。夫目不能別黑白。耳不能別清濁。口不能言善惡。則所謂不能也。故設道者易見曉。所以通凡入之心。而達不能之行。道者。人之所行也。夫大道履之而行。則無不能。故謂之道。孔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言人不能行之。故謂顏淵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。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。猶人不能懷仁行義。分別纖微。忖度天地。乃苦身勞形。入深山求神仙。弃二親捐骨肉。絕五谷廢詩書。背天地之寶。求不死之道。非所以通

世防非者也。若湯武之君，伊呂之臣，因天時而行罰，順陰陽而運動，上瞻天文，下察人心，以寡服衆，以弱制強，革車三百，甲卒三千，征敵破衆，以報大讐，討逆亂之君，絕煩濁之原，天下和平，家給人足，正夫行仁，商賈行信，齊天地，致鬼神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因是之道，寄之天地之間，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？夫播布革，亂毛髮，登高山，食木實，視之無優游之容，聽之無仁義之辭，忽忽若狂痴，推之不往，引之不來，當世不蒙其功，後代不見其才，君傾而不扶，國危而不持，寂寞而無隣，寥廓而獨寐，可謂避世，非謂懷道者也。故殺身以避難，則非計也；懷道而避世，則不忠也。是以君子居亂世，則合道德，探微善，絕纖惡，脩父子之禮，以及君臣之序，乃天地之通道，聖人之所不失也。故隱之則爲道，布之則爲文，詩在心爲志，出口爲辭，矯以雅辭，砥礪鈍才，雕琢文邪，抑定狐疑，通塞理順，分別然否，而情得以利，而性得以治，綿綿漠漠，以道制之，察之無光，遁之恢恢，不見其行，不覩其仁，湛然未悟，久之乃殊，論思天地，動應樞機，俯仰進退，與道二字藏之於身，優游待時，故道無廢而不興，器無毀而不治。孔子曰：有至德要道，以順天下，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。

資質第七

質美者以通爲貴，才良者以顯爲能，何以言之？夫櫟社豫章，天下之名木，生於深山之中，產於溪谷之傍，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，仆則爲萬世之用。